



典籍寻微

吴郡陈道,家至孝,母好食锅底焦饭,遣作郡主簿,恒装一囊,每煮食,辄贮录焦饭,归以进母。后值孙恩贼出吴郡,袁府君即日便征。道已聚斂得数斗焦饭,未展回家,遂带以从军。战于沪淞,败。军人溃散,逃走山泽,皆多饥死,道独以焦饭得活。时人以为纯孝之报也。

——《世说新语·德行第一》

王维有一首著名的诗《送元二使安西》：“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”但“元二”是谁？无解。这篇中的陈道，当然比元二好点，毕竟有“遣作郡主簿”“吴郡”等的说法。这部刘义庆组织人编写的《世说新语》，让我们在千年之后知道了主簿陈道。陈道的孝似乎比让人恐惧的“郭巨埋儿”和近乎荒诞



岁月留声

## 水调歌头·展望张武店

胸怀富民志,共筑同丰源。  
千秋岁月村店,都市后花园。  
田园洋楼别墅,阡陌交通网络,学校有英贤。  
种养加商贸,合作产业链。

城镇化,优势显,谱新篇。  
马牛羊鸡犬豕,六畜文化苑。  
生态循环农业,绿色有机珍馐,高质量发展。  
走进新时代,幸福惊人寰。

若不是身临其境,亲眼所见,真不敢相信,这首水调歌头词牌《展望张武店》,竟是只上过几年小学、而今88岁高龄的卫辉市人大常委原副主任、孙杏村镇张武店村原党支部书记杨希同所作。

记得上世纪80年代,我作为地市党报记者,第一次到张武店村采访,是坐着拉砖拖拉机去的。当时这个村庄号称“全省养鸡第一村”,早已小有名气。

时隔30多年,我再次走进老杨家。院落里,坍塌的厢房改成菜地,整体未有过多增建修缮。失修的正房、空旷的院落、老旧的大门,与路北气派壮观的文化广场,宽敞整洁的村委大院形成鲜明对比。单层老屋陈设简陋,没有一件像样家具,古朴老旧的桌椅旁,堆满了书报杂志与手写文稿,方桌上散落着数份反复斟酌、逐字修改的词稿。细细比对可见,他仅将原题《水调歌头·千年张武店》改为《水调歌头·展望张武店》,正文字句改动寥寥,足见字字皆是反复推敲、沉淀深思的心血之作。

“今天请你来,就是想让你提提意见、帮忙修改。”老杨的话语打断了我的沉思。我品读良久,竟无从下手改动一字:“杨大哥,我实在不敢妄改。这样吧,我带回去请教行家,看看能否刊发。”老杨连忙摆手劝阻:“老弟,我填词不是为发表长名。这是我数月来反复思索的成果,每一句都有故事、有深意,藏着乡村村落的岁月沉淀,也寄托着新时代乡村的发展愿景。请你来,是想让你帮我参谋思路,看看词意是否可行。我并非舞文弄墨、附庸风雅,而是真心琢磨家乡发展、谋划实事!”至此,我方才明白,全然误解了老杨的初心。

我又来了。

4月中旬,我参加“百名作家看南太行”采风活动。百余名作家从全省各地齐聚太行山脚下的八里沟景区。活动当天山风浩荡,风声掩去大半人声,台上领导的讲话听不真切,只依稀听见这里是国家5A级景区,讲述着这些年的发展变迁。我跟着众人的鼓掌,心底,却翻涌着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。

多年前那个夏天的经历,像一枚沉落岁月深处的石子,终于再次激荡起层层浪花,在心底汨汨翻涌。

我的家乡在长垣,濒临黄河。旧时河水患频发,贫瘠的土地难以养家糊口,村里人只得四处奔波谋求生路。前往太行山区走村串户收废品,便是当时很多人的谋生之路。彼时,辉县百泉设有两处长垣人聚居点。当年,我们村80多名乡亲寄居在此,我的父亲也在其中。

那年暑假刚至,母亲便叮嘱我跟随父亲进山收废品,靠双手争取新学期的学费。年少懵懂,虽心生怯意,我还是硬着头皮踏上了山路。

所谓收废品,便是从聚居点购置瓷碗、菜盘、塑料筐等生活用品,深入山间村落,以物易物兑换废旧物件。自行车后座牢牢绑着两只竹筐,我走街串巷,一日辛劳,虽只挣得几元钱,心底却满是欢喜。

初来乍到,山路陌生,我每日收获寥寥。听同乡人说,深山愈远,山势愈高,山村住户愈多,生意便愈好。我便独自骑着从废品站淘来的二手自行车,顺着太行山

## 真的,都是正常的

——《世说》说(十九)

公羽

的“王祥卧冰”,更接近生活一些,读来还可信些。但“遗独以焦饭得活。时人以为纯孝之报也”,却与“郭巨埋儿”“王祥卧冰”一样,容易使人做什么事之前先想到回报。还是大先生鲁迅说得透彻,“如果一丝不走样,也掘出一釜黄金来,那自然是如天之福,但是,那时我虽然年纪小,似乎也明白天下未必有这样的巧事”。

但事情的演变也有与提倡者背道而驰的可能。汉代举孝廉可得高官显爵,“一釜黄金”的纯孝之报,鲤鱼自己跳出来的怪异,便唤出了许多异于常人的人。据《后汉书》记载,有一个叫赵宣的人葬亲后“而不闭埏隧”,这个“埏”字有一个义项就是墓道,赵“因居其中,行服20余年”,这个赵宣穿着孝服在墓道中居住了20多年,于是其孝子的名声在

乡邑大振。“郡内以荐蕃,蕃与相见”,郡官吏把他推荐给太守陈蕃。这个陈蕃就是到任后先见徐孺子的那个人,也是王勃说的“徐孺下陈蕃之榻”那个陈蕃。这陈蕃还真不是个书呆子和官僚主义者,他询问赵宣的家庭情况,马上弄清楚了“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”,就是说赵宣在守孝的20多年里,居然与老婆生了5个孩子,“寝宿家藏,而孕有其中,班时惑众,诬污鬼神”。于是“蕃大怒”,“遂致其罪”。我对汉时的法律一无所知,不知陈蕃治赵宣的什么罪。不过依我看,赵宣对社章毕竟没有什么直接的危害,不治罪也罢。

唐代有个诗人叫孟郊,字东野,与韩愈交厚。《古文观止》中选了韩愈的一篇文章《送孟东野序》,就是送给这位孟郊先生的。开篇第一句就是千古名句,

“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”。苏东坡评价唐朝诗人,曾有“郊寒岛瘦”之说。这可能是说两人诗作的风格,但听起来就很苦的。贾岛说自己“两句三年得,一吟双泪流”,孟郊说自己“一生空吟诗,不觉成白头”。“一生空吟诗”说的是实话,孟郊一生除了写诗,确实没做成什么事情。但他的《游子吟》却写得质朴、晓畅、深情,不知打动了天下多少儿女,“慈母手中线,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密缝,意恐迟迟归。谁言寸草心,报得三春晖”。你看“手中线”“身上衣”,哪件不平常?母爱就像春天的太阳一样,关爱、哺育小母草生长,但儿女的寸草孝心如何能报得了母爱的三春之晖呢?!说的也正常。

虽说人生如戏,戏如人生,但毕竟只是“如”而已!

## 词意里的“宝刀锋芒”

——走近我市老典型杨希同

毛德胜

再次环视清幽简朴的老屋,我思绪万千。数十年岁月流转,老伴儿早早离世,未曾消磨他的意志;如今儿孙满堂、家业兴旺,未曾让他安于享乐;晚年生活安稳、待遇优厚,未曾让他停下奋进的脚步。凝视着这位身板硬朗,声音洪亮,精神矍铄,心志昂扬的耄耋老人,我不禁深深思索:这位老者毕生所思、所谋、所为,究竟为何?

“老弟,我给你讲讲这首词每一句的出处、故事与深意吧!”老杨伸出手指,如数家珍,兴致勃勃,娓娓道来。

“词中首句‘胸怀富民志,共筑同丰源’,大有渊源。”老书记提高语调,满含热忱。

原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杨兆麟,曾任职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,亲历开国大典新闻报道。1986年年初,他首次到张武店村,对杨希同秉持的“村民共富”理念高度认可。临别之际,杨希同请其留字题赠。杨兆麟望见杨家门楣“壮志凌云”、邻里门匾“众志成城”,灵感迸发,挥毫写下“壮志凌云为人民,众志成城同富裕”。1997年,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莅临调研,为老杨题词“脚踏实地,胸怀全局,志在富民,皓首不移”,并为村委会门楣题写“同丰源”3个大字。

名家题词,既是彼时张武店村发展风貌的真实写照,更是老书记扎根乡土、富民兴村初心使命的生动诠释。《水调歌头·展望张武店》开篇一句,凝练了“为民、共富、共享”的深刻内涵,凝练了杨希同与张武店村百姓代代相传的凌云壮志与奋进风骨。

词中所描绘的千年村落沧桑、田园新景、洋房别墅、畅通路网、数字网络、书香校园、特色产业、都市后花园等风貌,皆为张武店村的真实变迁,处处彰显着老杨数十年深耕乡土、攻坚克难、实干兴村的坚守与担当。

18岁入党,1969年出任村党支部书记,1982年获评省级劳动模范的杨希同,仅上过4年小学,却一直勤学好善、钻研实干、善于谋变。半生风雨磨砺、日积月累,精进不休,让他成为一名有思想、有情怀、有格局、有远见的优秀基层干部。

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,他便突破传统农耕思维,深知固守单一种植业难以脱贫致富。任职第二年,牵头建成日产4000斤的面粉厂;任职第三年,购置拖拉

农机设备,提出“农业出题目,工副做文章”的发展思路。此后,精粉厂、食用菌厂、农机服务公司等村办企业相继落地,构建起以农为本、以工促农、以副养农、农工副融合发展的良性格局。同时,依托村集体农机资源搭建专业化农机服务体系,为村民提供优质低价服务,让张武店村粮食亩产稳居全省前列。

1984年起,村里陆续建成规模化养鸡场、种鸡场、蛋鸡场、万吨饲料厂、养鸡综合服务中心、皮革总厂、庄园经济试验区等产业项目,创新推行“公司+农户”发展模式,率先走出一条城乡联动、资源整合、联营共赢、共同富裕的乡村振兴新路。

老典型常怀新思想,杨希同的眼界与举措始终超前。1984年,当时的县委书记看中其能力与品行,拟提拔他担任乡级政协副主席,任职文件已经下发。他主动登门恳请留任,坚持扎根乡村、深耕基层。后来,他当选卫辉市人大常委副主任,直至选举前夕才知道消息。他谦逊地询问缘由,时任卫辉市委书记的张社魁直言二字:“该哩!”

行胜于言,杨希同的实干担当、张武店村的蝶变发展,营造了优良的乡村营商与干事环境,吸引20余名专业技术人才、大学生主动返乡扎根。其中,省直机关中层硕士干部霍晋廉、省机械设计院高级工程师崔保林,主动扎根乡村,成为助力村庄发展的骨干力量。

数十年躬身实干,杨希同以开阔胸襟、务求实效、超前眼光、兢兢业业,赢得各级领导与群众的广泛认可。著名“三农”专家陆子修专门致信肯定其治村理念,杜润生高度评价张武店村的发展模式。小小村书记,先后迎来多位省委书记莅临调研。1996年,李长春第三次到访,盛赞其“公司+农户”模式为全省标杆,推荐其参加省优秀共产党员,并为他颁发“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”荣誉证书,市县领导亦常年关注村庄发展、登门交流。

岁月染白青丝,难磨初心锋芒。人虽退休,初心未改,年至耄耋,壮心不已。这位老典型始终紧跟时代、坚守初心,书写着“宝刀不老”的奋斗传奇。如今,他每日坚持读书看报、收看时政新闻、摘抄笔记,研读国家政策、时事热点、经典诗词、古今名著、前沿科技,学习不止。

他不倚老、不越位、不添扰,始终心系党建发展,牵挂乡村振兴。曾有当地

新任市委组织部部长上门慰问,他未提任何个人诉求,畅谈数小时基层党建工作心得。看到年轻乡镇干部踏实有为、干劲十足,他主动叮嘱其扎根基层、潜心实干,努力打造乡镇发展样板。

对于词作结语“生态循环农业、绿色有机珍馐,高质量发展”走进新时代,幸福惊人寰”,老杨有着长远清晰的发展构想与美好期许。张武店村坐落于新、卫双城衔接地带,毗邻高铁站点、西靠品质社区,高速高铁穿境而过,区位优势得天独厚。此前某高校规划落地于此,近3000亩土地已完成签约公示,后续项目调整,为村庄预留了充足发展空间。

村内多名在外拔尖人才深耕科研领域,心系桑梓,助力家乡建设。如何盘活区位、土地、人才多重资源,实现高效整合、提质增效,是杨希同长期钻研的课题。他立志打造紧邻城区、集绿色种养、精深加工、文旅观光、休闲康养于一体的现代化智慧农业庄园。新乡市政协原副主席王炜东等人到访探望时,他每每畅谈乡村发展构想。如今,他持续调研求证、广纳良言,梳理思路,谋划举措,立志在美丽乡村建设、乡村振兴新征程中再建新功。

罗曼·罗兰曾说:“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,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,仍然热爱生活。”时光不負奋斗者,岁月淬炼赤子心。杨希同深爱这片乡土,历经风雨从未退却,以善良温暖乡邻,以正气涤荡风气,以纯粹坚守初心,以创新铸就发展,用一生坚守诠释了平凡老者的不凡担当。

参天大树,必有其根;奔涌江河,必有其源。探寻老典型宝刀不老、初心永驻的秘诀,贵在三重坚守。其一,信仰如磐,以恒定初心淬炼精神底色,以坚定信念筑牢定力初心,以赤诚坚守守护为民初心。其二,迭代精进,坚持学习,自我革新,不断更新知识体系,打破思维桎梏,提升格局素养,始终紧跟时代步伐。其三,薪火相传,躬身实干,示范引领,以微光聚星河,以初心传薪火,让实干精神、为民情怀代代延续,生生不息。

每个时代都需要精神坐标,而老典型总能与时俱进,精准捕捉到时代跃动脉搏;总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,续写新的传奇和故事;总能向着太阳,拔节而上。而杨希同,正是这样的人。

间,仿佛繁花生出灵动羽翼。

顺着溪流蜿蜒的山道拾级而上,飞瀑流泉轰然坠落,汇聚成澄澈清潭,潭底碎石历历可见。游人络绎不绝,手持手机驻足拍照,欢声笑语回荡山谷。

入夜,留宿山间景区宾馆。推窗远眺,群山轮廓沉沉如墨,宛若天然屏。我静坐窗前,久久无眠,万千心绪翻涌不息。

山依旧是这座山,水依旧是这方水,可深山岁月,百姓光景早已今非昔比。昔日城里人谓之深山僻壤,如今纷纷奔赴太行,览四季胜景、品山野清风、体验淳朴乡风民俗。

岁月更迭,山河焕新。昔日山道之上,唯有手推车、旧自行车艰难跋涉;如今道路通畅,观光车、小轿车穿梭往来。曾经山间满是谋生者的喘息疲惫,如今尽数被游人的欢声笑语、悠扬的乐声温柔覆盖。

时代更迭太快,快得让人来不及细细回望旧时光阴。

离别之时,我再次回首凝望。游人如织,往来不息,络绎不绝奔往这片山水。我想,这便是八里沟最好的模样。曾历经贫瘠困苦、饱受岁月风霜,终得山河锦绣、烟火繁盛,被世人看见,被时光温柔以待。

有些刻骨的记忆,任凭山风岁月吹拂,永远不会消散。

当年那个背着蛇皮袋,跋涉深山讨生活的清瘦少年,终于可以卸下风尘,从容悠闲地驻足山间,好好看一看这片曾盛满苦难与希望的巍巍太行。



艺苑短波

## 河南作家学者群体亮相上海朵云轩书画展

新乡作家冯杰、吴茱、侯钰鑫特邀参加

本报讯 6月5日,“土与艺:当代作家学者书画展·2026”在上海朵云轩艺术中心开展。作为百年文化品牌,朵云轩打造的“土与艺”系列展览已形成广泛人文影响力。本届展览以“书以明志、星河浩瀚”为主题,汇聚全国41位文艺名家佳作,首次邀请中原文人担任主宾。

此次我省共有孙荪、鲁枢元、何弘、冯杰、周大新等14位文坛书画名家组团参展,涵盖国家级文学奖项得主、文艺评论大家与资深书画创作者。近年来,他们深耕中原文脉,兼修文学与书画,以跨界创作展现中原文艺新风,带动本土文人书画艺术持续提升。

展览现场,我省展品气韵醇厚、风格多元。孙荪、何弘书法端庄沉

稳,风骨清正;冯杰画作兼具乡土韵味与文人意趣,其余名家作品意境悠远,各有千秋,获得业内专家和观众一致好评。

活动同期举办中原·海派土人书法学术研讨会,南北学者齐聚交流。专家认为,中原是汉字书法重要发源地,文脉绵延数千年,河南作家笔墨沉稳厚重、寄情抒志,极具地域特质与文人情怀。与会豫籍作家分享创作理念,提出文人书法重心境、重底蕴、不拘泥于严苛法度的创作观点,引发广泛共鸣。

此次参展是中原文艺成果的集中对外展示,搭建起中原文化与海派文化的交流桥梁,促进南北文脉互鉴融合。据悉,展览将持续至6月15日,面向公众开放。(薄余丰)

## “经理作家”赵文辉中短篇小说集面世

本报讯 近日,辉县市作家赵文辉的中短篇小说集《凉菜上齐后我们在等待什么》由河南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。这部作品依托作者20年餐饮一线经历,聚焦大堂经理、厨师、传菜员、泔水清运师傅等基层从业者,以市井烟火描摹小人命运,成为豫北乡土孕育的“新大众文艺”代表作。何弘、乔叶、南飞雁、陈宏伟等知名作家联袂推荐。

赵文辉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河南省文学院签约作家,是中原小说“八金刚”之一,有着近20年酒店经营经历,被称作“经理作家”。他常年扎根餐饮场景,在灶台旁构思故事,曾任职

报社编辑,还曾闭门一年研读百部著作蓄力创作,由此开启“餐饮人系列”小说创作。

本书精选赵文辉9篇近年新作,大多刊发于《中国作家》《北京文学》等主流文学期刊,多篇被《小说选刊》转载并入选年度文学选本。文字摒弃宏大叙事,于后厨忙碌、席间百态里展现普通人的卑微与尊严,拓宽了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视野。

赵文辉曾斩获杜甫文学奖、小小说金麻雀奖、冰心图书奖等重要奖项。如今他一边经营豫北书香大酒店,一边坚持文学创作,长篇新作《知味者》已进入筹备阶段。(新文)



有感而发

王静文

芒种一过,豫北平原的风瞬间变了性情,把麦浪从浅黄烤到深金,等最后一镰麦子放倒,新麦顺着铁皮滑进粮仓,最后一粒玉米播种下去,人们紧绷了一整个麦季的筋骨,才算真正松下来。很久以前,豫北乡下就有瞧麦

的习俗,新麦归仓,嫁出去的女儿回娘家,探一探父母收麦种秋的幸福。这是刻在出门闺女血里的仪式,细碎,却亮得扎人。

上世纪70年代的黄土路,被日头晒裂的路面蒸腾着暑热的气息,人走上去,鞋底鞋子都透着燥热。这时的土路上总能遇见手挎竹篮的俏媳妇儿,乌油油的发髻边别了茉莉芥花,手里还牵着一个拖鼻涕的娃。

那竹篮是村里老匠匠劈毛竹编出来的,提梁被几代人的手磨得油光水滑,篮里躺着刚从镇上油锅里捞出来的热油条,讲着话都透着燥热。这时的土路上总能遇见手挎竹篮的俏媳妇儿,乌油油的发髻边别了茉莉芥花,手里还牵着一个拖鼻涕的娃。

偶尔,土路上会传来一串“叮铃铃”的脆响,惊了路边啄食的麻雀。“永久牌”自行车的辐条反射着正午阳光,白衬衫的后生脚蹬得飞快,后座上的新媳妇儿紧紧攥着竹篮。在那个年代,一辆自行车能抵得上几窝猪仔,那清脆铃声里,闪耀着贫寒家庭炫耀的最宝贵的光环。

推开娘家门,母亲准正在厨房忙活。只见她手在围裙上胡乱抹两把,嘴上说着“来就来了,还带啥东西”,手却早把竹篮接过去,麻溜地掀开柳叶,抽两根热油条塞给蹲在门槛上的外甥。那时候娘家餐桌上,能凑齐4盘菜已是令全村人艳羡的排场:黄瓜拌荆芥蒜香诱人,清炒豆角脆中带甜,香油炸西瓜酱开胃消食,油炸荷包蛋馋人亮眼。这4盘菜,是父母能给闺女女婿的最高礼遇。

碗筷叮当间,家常絮语如溪流汨汨:今年麦子打了多少,谁家母牛生了牛犊,谁家新媳妇儿怀了孕,谁家新烧的砖窑出了红透的好砖……这些没一句是家国大事,却字字沾着乡土的温

难道只是一个个习俗的湮灭吗?与其一起消失的是女儿回娘家的那份“情”;是一片叶子轻轻护住所有人尊严的那份“体面”;是一家人围着一张矮桌絮叨三四个钟头家常的那份“温馨”。那些曾经像新麦粒一样饱满的朴素感情,如今被花花绿绿的包装箱裹得严严实实,价格标签贴在最外面,分量越来越重,而温情却越来越轻。我们被时代推着向前跑,视线追逐着冷硬的金属光泽,灵魂深处那片槐树叶的清凉与素朴,早被这热风烤得卷了边。麦子年年在豫北大地上铺成金色海洋,可那份飘在麦香里的乡愁,却永远地漂泊在我们这代人的心灵深处,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。



榴花



往事如歌

## 山风不改旧时光

姚勤然

路一路向内探寻。那深山,正是如今的八里沟。

一日近午,我行至石门水库一带。此处山路崎岖陡峭,别说骑行,即便推车前行也步履维艰。我就近寻一户农家寄存车辆,饮下主人瓢舀的山泉凉水,背起蛇皮袋,拾级而上。

攀爬许久,终于在幽深山坳里寻得几座石屋老宅。背上置换的家什,很快便兑换一空,换来满满一堆旧物:锈蚀的犁铧、老旧的锄头、断裂的钢钎,还有破旧的塑料凉鞋,变形的烂水筒。

看着满满的收获,我心中满是欣喜。我坐在光滑的石碾上,与屋主老人闲谈。老人卷着旱烟,缓缓诉说,年轻人尽数外流,深山村落人烟日渐稀少,言语之间,满眼落寞与怅然。

当日收获太多,物件过重,我请当地村民帮忙将废品暂存车处,尽数装车。车辆稍轻后,重心失衡,一侧便是陡峭悬崖,我丝毫不敢骑行,只得紧握车把,紧捏刹车。车身被惯性推着顺势下滑,一路心惊肉跳。临近大路时,我一松懈,车子失控。不慎冲进路面坑洼,车身狠狠

一顿,两只竹篓重重砸落地面。

荒山野岭,前不着村,后不着店。又饥又渴,身心俱疲的我,望见路边柿树挂满青嫩的小柿子,随手摘下几个嚼食。我一口气吃了4个,没过多久,腹中骤然绞痛。我蜷缩着满地翻滚,剧痛难忍,最终彻底失去了意识。不知过了多久,我在颠簸中缓缓苏醒。我发觉自己躺在架子上,所有废品整齐捆扎在车尾,恰好留出一方空地容我躺卧。抬眸望去,月光之下,年迈的父亲正佝偻着脊背,一步一挪,费力地立车前行。

父亲1947年投身革命,脚蹶骨粉碎性骨折,落下终身残疾,行路始终一瘸一拐,步履蹒跚。

清冷月色洒满山路,瘸腿的父亲弓着佝偻的脊背,在寂静山路上艰难跋涉。刹那间,我喉头骤然哽咽,滚烫的热泪瞬间涌出眼眶……

时隔数十年,今日重游八里沟,眼前景致早已全然陌生。

暮春,正是南太行最美时节。漫山繁花次第绽放,紫粉相间,团团簇簇,清风裹挟着缤纷花香,漫遍山谷。彩蝶翩跹花

■版权声明

除法律许可之外,未经本报书面授权,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非法使用本报享有版权的内容。